



吉川英治作品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下

新书太阁记

丰臣秀吉

[日]

吉川英治 著

戴佳依 译



新书太阁记

丰臣秀吉



[日] 吉川英治 著 戴佳依 译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时刻天机

一切依然——秀吉仍然坐在刚才坐的地方。

烛光下，散落着已成灰烬的纸灰，可能是寄自长谷川宗仁快信的余烬。

处理好送信使者，彦右卫门与久太郎秀政才回到原座不久，石田佐吉就回来了。

“我回来了。”

他禀报自己的归来之后，便退到侍童房间中。随后，黑田官兵卫孝高跛着脚走了进来。

“嗨！”

不论是以眼神迎接他的秀吉，或是跛着脚走了进来，扑通一声便坐在蒲团上的人，态度都一如往昔。

官兵卫自从在伊丹城中遇险以来，因为跛了一只脚，被特准在君前也能坐下。而且，狱中生活使他得了皮肤病，成了痼疾，甚至还感染了毛发——因此，假如他坐在灯火旁，能见到他稀疏发根间的头皮。五短的身材配以斗胆的奇男儿风貌，反而令人觉得他太魁伟了。

“三更半夜有什么事呢？……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召见我？”

官兵卫对一直沉默不语的秀吉问道。秀吉看了看身旁的人，说：

“由彦右卫门来告诉你好了。”

他边说着，一边弯着手臂埋首于其间，这样的动作让人觉得事情一定非比寻常，而且看他叹息不已的样子，就仿佛意志已经崩溃了。

“官兵卫大人，你不要吃惊。”

彦右卫门做了如此严肃而且悲痛的预告后，长话短说地把事情真相告诉了

官兵卫。同时，也将长谷川宗仁派来使者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即使是豪气万丈的官兵卫孝高，在听了这消息以后，脸色也不禁为之一变。

“……”

他一言不发，只是大声叹口气，把双手抱在胸前。

过了一会儿，才抬头看着姿态与他相同的秀吉。

这时，堀秀政屈膝前进，对秀吉说道：

“虽然这件事令大家感到吃惊，但是，现在世风已经有所转变了，而且，我觉得这是顺风，大船可以扬帆出发了，现在正是一统天下的重要时刻。”

幽古也附和着说道：

“秀政大人所言甚是。人间世事有如吉野的樱花一般，每个人都在雪融之际，东风到访时，抱着赏花的心情在等待着。我们应该要着手进行赏花的准备了。”

“说得好，你们二位——”

官兵卫孝高也拍着大腿说道：

“天地与永劫、万象与春秋不断地转换，生命是永恒的。——从大处来看天地之心，这次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季节到了，吉野的樱花在就会盛开。孕育在雨情之中，沐浴在风的阳气之下，完全不假思索地会自己盛开。——正如秀政、幽古等人所言，现在是开始赏花的一战了。你应该要下定决心去做才对。”

听到左右的建议，秀吉抱着会心的微笑，视其为理所当然。

实际上，这也是秀吉的本意——不过，秀吉在等着这些人说出来而已。对他而言，信长之死是：

——普天同庆。

但是，他不可以这么说。

他当然有哀痛之心，但是，不能使其成为天下同悲，应将之转换为天下同庆才对。这种超脱小义与私情的信念早已根深蒂固地存留在他心中——但是，又绝对不能有所流露，以免招致误解。因为总帅之死就是三军之丧，而且，他又是为人臣者。

秀吉坚信为人臣者不能让信长变成犬死，要使其生命不朽，继承其遗志，方为家臣之道。为臣之道任何人都会说，也会做。但是，每个人在信念的高低上一定有差距吧！

秀吉私下拿捏着他的想法，并且努力贯彻其信念。

因此，他只不断地频频点头，然后抬起头来，对左右说：

“官兵卫和秀政，甚至幽古都在鼓励我。实际上，秀吉也有此想法，因为只有此路可走——但是……”

这句话表明了秀吉的心志，然而，话说至此，就要面临实际问题了。最重

要的是，对毛利的一战，要如何处理，又该如何去打开僵局。

“此时，一定要迅速而机密地与毛利一族达成和议才行。……彦右卫门，你今天也见到了惠琼，你认为该怎么做呢？”

“关于和议方面的事，不必我们提出来。安国寺惠琼已受毛利托付，两三天前就开始不断地前来说项。以他所提出的条件来看，应该能够立即达成和议……”

“不可以，不可以。”

——即使在这时候，秀吉也还是固执地摇摇头，说道：

“绝对不能够如此轻易答应。”

他一再地重复，接着又详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还是要像以前一样，不管毛利提出什么条件来，都一律充耳不闻。即使今日派惠琼前来与他会谈，也一样不答应他的要求，拒绝他的斡旋。”

“可是……这么一来，也许会使双方的关系决裂，那不就糟糕了！”

秀吉看着官兵卫说道：

“安国寺惠琼是否曾凭着与你多年的交情在第二次拜访彦右卫门时到过你的阵屋呢？”

“是的。”

“那么，他又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官兵卫回道：

“和透过彦右卫门大人所提出的条件相同。”

“——条件是什么？”

“总之……毛利方面所提出的条件就是，如果这一次双方议和，愿将备中、备后、美作、因幡、伯耆等五国割让给我方。但是，必须要解除高松城的包围，并保证清水宗治以下城兵五千人的生命。”

“嗯，原来如此。割让五国，献出城池，可以说是一个大让步。但是，除了备后一国以外，其他地方原本都在争夺当中，还不一定会成为毛利的领下呢！”

“你说得是。”

“如果信长大人还在，他会答应饶了宗治的性命，但是，绝对不会答应和议一事，因为胜败的关键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不过现在情况不同，我们不能丧失议和的机会。”

“正是如此，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可说是胜败的关键时刻。”

“敌人毛利若知道京都之变，要议和就很困难了。不但战役的主导权会转移到他的手中，天下大势也必然会对我方不利……不过，毛利可能还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秀吉在最后，加强了语气说道：

“他可能尚不知详情——这是天赐良机——只剩下敌人尚未知悉详情。我们只有短短的时间可以掌握大机、施行大策。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宝贵。”

蜂须贺彦右卫门说道：

“今晚是初三，看来很快就要到子时（十二点）了。从明天初四开始议和，恐怕要费上两三天的时间。”

秀吉朝着彦右卫门和秀政说道：

“不，太迟了。不能够等到天亮，否则时运就会从指缝间溜走，侥幸的是彦右卫门在今天见到了惠琼。现在，一定要设法让惠琼再回到我们的阵地，继续议和。”

“那么，赶快派使者到惠琼那儿去吧！”

“等一等，他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斡旋置之不理，现在三更半夜的，我们却突然派遣使者前去，敌人也一定会起疑，认为其中大有蹊跷。——不管是派遣使者前去，还是带去讯息，都必须深思熟虑才行。”

接下来，众人便在这里进行了短暂而秘密的商议。

不久以后，蜂须贺彦右卫门快步地出门。

侍童房中，由于幽古送来了消除睡意的点心，大家在那儿玩着顶额头与比腕力的相扑游戏，直到三更半夜，仍笑声不断，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迅速捉拿

这一天晚上，浅野弥兵卫的手下奉秀吉之命，快马加鞭地来到了诸所的通路口，负责通行检查的任务。旋即在迅速的检查网络中逮捕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地点是在一个叫首部的山村，距离部落较远的小径。

“到哪里去？”

这名男子被一小队士兵包围时，停下手中的拐杖。

“我到备中的亲戚家去。”

回答得十分镇定。

“备中的什么地方？”

一人追问道。

“庭濑。”

对方若无其事地说着。

“到庭濑去的人，为什么喜欢走这山路呢？而且，还是三更半夜。”

“正如你所说的。本来到了黄昏时分，我就想要找一家客栈投宿，凭着瞎子

的直觉与顽固，我以为再往前走一两里路，应该可以找得到住宿的地方，但是，没想到竟走错了路，来到了此地。……请告诉我，应该怎么走，才能够到有客栈的人迹处呢？”

他将双手放在竹杖上，似乎急需他人的援助似的。

一直凝视着他的部将，突然用手指着他大喝一声：

“这家伙是个假瞎子。”

这时，瞎眼的男子好像被吓得要睁开眼来似的，往后一跃说道：

“没——没这回事。”

他拼命地叩首，极力地为自己辩护。

他说，他是从都城来的人，有检校的许可通行证，长年来，以教琵琶维生，由于在庭瀨的年老叔母病危，因此，不顾自身缺陷所带来的不便，还来不及收拾行李，便西下至此。……可怜这失明的人，竟要受到如此的待遇。只见他双手合掌，拼命地向那些人跪拜，颤抖不已。

“说谎！”

部将向前逼近一步。

“你只是眼睛不方便，身体并没有任何损伤，应该不需要这个东西吧！”

他冷不防地夺下男子手中的竹杖，短刀飞快一闪，将竹杖劈成两半。

竹杖中果然掉下一封书简。不知何时，盲人的眼睛已有如镜子一般雪亮地瞪着周围的士兵。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想要突破包围，溜之大吉。

然而这里有大约二十名士兵将他团团围住，使这名可疑分子很难逃出。

不久，士兵们将他拿下，像个行李似的绑在马上。这名可疑者恨恨地说道：

“真是可惜！咱们走着瞧！”

他咬牙切齿地说着，好像在期待什么，又像在警告大家要小心报复似的不断地大叫大嚷着。

“啰唆！”

部将捏了一把泥土，塞进他的嘴中。接着在马腹上挥了一鞭，与部下两三骑朝西疾驶而去。

同一天晚上，在首部的小径，也就是在距冈山东方一里左右的乙多见村附近，在假瞎子被逮捕后不久，巡逻队发现一名修行者。

这名山和尚表现出的傲慢态度，与先前假瞎子的可怜相迥然不同，他傲然地说道：

“我是圣护院印可的优婆塞，是住在京都因幡堂的金井和尚。”

受到询问时，他大模大样地回答：

“半夜行走是山和尚的修行。既然是修行，就要走无数的道路，并要不眠不

休地赶路。——什么？你问我到哪儿去？这真是无聊的问题。行云流水之僧，哪有什么目的地可言呢？”

话说完，山和尚便举步欲走，一名巡逻士兵觑了个空，猛然用枪柄砸向他的腿胫，这和尚哀号道：

“好痛啊！”

便整个人倒了下去。

士兵们脱下他的上半身加以检查，发现这人果真不是山和尚，而是石山本愿寺的和尚，披星戴月地赶路，原来是为了向毛利方面密报本能寺之变。

因此，这人也像行李一般地被急急地送往秀吉的本阵。

这一天晚上，逮捕到的虽只有这两个人，但只要其中一人突破警戒网，成功地抵达目的地，信长之死就会立刻被毛利方面知道。这是侥幸，不过秀吉的应急之策的确有用。与其在那儿干着急，还不如先派遣浅野弥兵卫来往巡逻检查，这方法的确是奏效了。

这名山和尚虽不是光秀派遣的密使，而先捉到的假瞎子，却是明智之士杂贺弥八郎。他受命将光秀所写的信送给毛利辉元，在二日的早晨，就从京都出发至此。

光秀在同一天早上，派了两名使者同时出发。另一人是原平内，经由大阪取海路，打算进入毛利境内。

但是，原平内的武运不佳，在海上遇到风浪，因此耗费时日，当他抵达毛利家时，中原的大局早已尘埃落定。

由此看来，本能寺之后，光秀策划的事情都不顺遂。这其间似有超乎人智、人力的微妙之物在作祟，也是导致他日后失败的主要原因。看来一切都只能归因于天意了。

安国寺惠琼

这一天白天，惠琼好几次尝试和对方见面，进行秘密和议，却得不到任何头绪，只是徒劳往返而已。不料这时蜂须贺彦右卫门却突然派人送来一封短笺。

急欲见你一面，请尽快前来！

虽然是夜半时分，但安国寺惠琼直觉到——看来可以达成和议了。

于是，立即着手准备，和送信的使者彦右卫门之子家政，一起到大约一里

远的石井山。

当然，彦右卫门尚未就寝，正在等待对方的答复。惠琼看到他时，对他说：

“本来想在明早前来拜访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要我尽快前来，所以我立刻就赶来了。”

彦右卫门若无其事地说道：

“真是惶恐之至。其实，明天早上来也可以，都是我词不达意，害得你连夜就赶来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急事。”

于是，二人相伴至石井山的半山腰，在途中转了个弯，到达俗称蛙鼻的一户人家。

这是一个无人的农家。彦右卫门吩咐其子家政点起灯火。每一次，代表毛利方面的惠琼与羽柴方面的他，都在这个没有人迹的地方见面。

“你和我真是缘分匪浅啊！”

相对坐定以后，彦右卫门若有所思地说道。

“说得也是……”

惠琼深深地点点头。

他们心中不禁想起二十余年前在蜂须贺村小六宅中的情形。尤其是彦右卫门正胜，追忆起当时已是僧侣，但充满年轻气息的旅僧惠琼的姿态，脸上流露出感慨万千的神情，凝视着对方。

在织田信长的清洲小城中藏有木下藤吉郎这位出色人物——这一点，惠琼早已知晓。那是因为在云游四方的旅途中曾经在蜂须贺村与他有一面之缘。

数年之后，惠琼对于这位织田麾下名叫藤吉郎的青年将校，仍久久无法忘怀。天正元年，当时的秀吉尚未崭露头角，在柴田、丹羽、泷川等诸将眼中看来，只不过是后生晚辈。但是，当时惠琼从京都写给在中国的吉川元春的书信中便已偶然间提到秀吉，真是独具慧眼：

信长时代应可维持三年五载，接下来天下就会成为公家之物。届时其麾下的藤吉，当可崭露头角。

惠琼的预言实在准得惊人，因为十年后今天的天下大势正如他所料。

——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十年前所说的话，会在这一天晚上应验。他只是在暗地对秀吉这个敌人十分倾心罢了！

二十年前，他对秀吉的大器早已了然于心；十年前，也预料到信长的命运，可见惠琼绝非世俗的凡僧。

此外，当他还年少时，到安艺的安国寺拜访的毛利元就，在看到他时便向

住持要求：是否能把那个小师父给我呢？

有关这件事，毛利元就常常挂在嘴边炫耀。元就在世时，他曾陪伴元就打仗，经常被元就昵称为小和尚，深受宠爱。

中年离乡背井，游历诸州，回国以后，在安国寺的西堂居住。小早川隆景与吉川元春的皈依心也很强，在战争时，他就成为他们的军事顾问，也就是所谓的阵僧，随从他们参与作战。

就现在的情势而言，和睦是善策。

他对小早川和吉川二将大力作此建言。了解秀吉的他认为，中国地方若与秀吉为敌，就根本无法生存下去。

第二个理由是他有多年来的知己蜂须贺彦右卫门做媒介。因此，他不断代表毛利方面提出媾和条件，数度折冲之下，决定让出五国，以换取清水宗治一命。但是，秀吉自始至终都不答应——因此，惠琼本来打算今天离去。

“不，今天请你前来，是因为我将今天与你见面的事，告诉了黑田官兵卫大人。他认为我们的主君是个心胸宽大的人，倘若毛利方面能再让一步，相信和议必定能够达成。今天晚上，谈论到这个话题时，主君表示任何条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饶了宗治，倘若连守将都能保存性命而解救了围城之难，一定会让世人以为织田军已经战至精疲力竭，迫不得已，才会让对方只提出了些微的条件，我们就答应和谈。尤其是信长公，更不会答应这件事情。你们只想到要顾全宗治……却因为他一人而无法达成和谈。希望惠琼大人能再次帮忙，相信如此一来，一定能达成和议，这是官兵卫大人的想法，他对此深具信心，因此不断地鼓励我……怎么样？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呢？”

彦右卫门所说的话和白天完全一样，但是，惠琼却觉得眼前的这人和白天完全不同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造成如此重大的转变呢？惠琼炯炯有神的双眼似乎已经看穿了一切。但是，他仍然很平静地说道：

“我已经把我的底线告诉你了。如果献出毛利领十国中的五国，仍然无法换回清水宗治的生命，那么面对天下，毛利家再也无法立足于武门之中，还请谅解。”

“会谈过后，是否曾将这件事请示过小早川大人与吉川大人呢？”

“没有请示的必要。毛利家早已下定决心，纵使丧失中国全土，也不忍让忠义无比的宗治惨遭杀害。辉元大人以下的小早川大人、吉川大人，对毛利家的铁则是万众一心，没有一个人会对已决定之事有异议的。”

夜已泛白，远处也传来了鸡鸣之声。终于到了四日的早上了。

惠琼不答应，彦右卫门也不让步。

过了一段时间，和谈仍未有所进展，并陷入僵局中。

“那么，既然如此……”

局面几乎已近决裂。

惠琼是领受毛利方面君命的人，而彦右卫门也很了解秀吉的想法，而且这一次的交涉绝不能不了了之。对于这情形，惠琼以他僧侣特有的慧眼看透了一切，很有耐性地一再重复先前所说的话。

“既然我们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只好改由黑田大人来和你谈了。你也认识这位黑田官兵卫大人，还是让他来和你谈吧！”

“跟任何人谈都一样。野衲的建议是再也无法让步的。”

“家政。”

彦右卫门叫唤从半夜起，就随侍在侧的儿子，吩咐他：

“黑田大人大概已经醒了，去迎接他来此吧！”

不久后家政陪伴官兵卫前来。官兵卫坐在由四名家臣所扛的轿子上。下轿以后，拖着很不方便的一只脚，一跛一跛地来到二人身边，很自然地坐下。

他对惠琼说道：

“实际上，这次劳烦西堂（即惠琼）见一见彦右卫门大人，与他进行最后谈判的是我官兵卫。到底能不能达成协议？还是不行吗？难道你们从夜半谈到现在，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吗？”

原本已陷入僵局的二人，由于插进官兵卫磊落的语调，已经凝重的气氛又转为一如先前一般明朗，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惠琼被映照早晨阳光的脸也变得缓和了些。

“虽然特意安排会谈，却依然没有结果。”

他笑着这么说。

彦右卫门趁此机会，打岔说道：

“今天早上我还要和堀大人商量有关信长公到阵一事，请容我先行失礼告退。”

然后信步走了出去。

官兵卫喃喃自语地说道：

“右大臣家大概这两三天内就会来了。和议一事，恐怕除了今天以外，再也不会第二次机会了……怎么样？还是没有良好的进展吗？”

他的外交是单刀直入的，属于高压手段。虽然是没有胜算的战局，但如果对方提出的请和条件不干脆，倒是不惜一战。此外，他又说道：

“你不辞辛劳地为东军奔走，对贵僧的将来，不是也大有帮助吗？”

他所说的话十分露骨，表示此事对和尚而言，也会有利益。面对不同的对手，惠琼丧失了原先的雄辩能力，但是，他的表情却比和彦右卫门会谈时陷入僵局的样子更为轻松。

笑歌

“如果城主宗治答应切腹，那么，对于割让五国的条件，相信只要再向主君提出请求，他就一定会作出让步的。不过，今天早上，希望你再向吉川、小早川二将说项一番，到底是和还是战，端赖你们的决定了。”

官兵卫如此说法，使惠琼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此地距吉川元春的阵地岩崎山仅仅一里；而距小早川隆景的阵地日差山，也不满二里。他的意志似乎突然间动摇了。

“请借马给我。”

提出这个请求之后，这位阵僧终于骑马离去了。

“到底会得到什么答案呢？”

官兵卫目送着他离去之后，回到持宝院，来到秀吉昨夜所逗留的房中，只见秀吉连棉被也没有盖，只是以手为枕，就进入梦乡了。

油已燃尽的烛火已经熄灭了。官兵卫来到秀吉身旁，将他摇醒。

“大人，天已经亮了。”

秀吉的鼾声戛然而止。

“……天亮了吗？”

秀吉睡眼惺忪地醒来以后，立即听取官兵卫与惠琼见面的情形，脸上表情虽然有点难看，但随即站起身来，吩咐道：

“准备早饭。”

然后，踱步至廊外。

解手以后，侍童们已经在澡堂旁打好了洗脸水等待着。

“吃完饭以后，立即巡视阵地。像平常一样牵马出来，随从们也要跟随前去。”

他一面擦拭脸庞，一面下达命令。很快地用过了早饭。他那金瓢的马印，以及朱红的大伞，都已经准备好在樱花嫩叶的山门前了，他优哉游哉地骑马来到山麓。

巡视阵地并没有一定的时间，却是他一定的日课。不过今天却比平常早，这是罕见的事情。他看来比平日更高兴，常常说一些玩笑的话，轻松地巡视各阵地。

归途中，他吩咐佑笔道：

“拿笔来。”

同时说：

“——我突然想到了一首狂歌，待我写完之后，送到毛利的阵营去吧！”

接着，便将自己在马上所作的狂咏，用周围的人都听得到的声音，大声地朗诵出来，佑笔将它写在怀纸上。

若使两川汇流为一
毛利高松将成藻屑

“怎么样？”

秀吉回头看看左右的人，每个人都相视而笑。虽然他作的歌颇为拙劣，但是由于足以显示己方的气概，因此众人不禁打从内心报以微笑。

使者立即将其送到敌人的阵营中，当然，有些人能了解其中的微妙。

秀吉之所以特别夸示好整以暇的心情，是为了隐藏信长之死。

因此到今天早上为止，同伴之中也没有人知道京都之变。秀吉在巡视完以后，缓缓地回到石井山的本阵。官兵卫孝高在山门前等待着，秀吉以眼示意，要他跟随着到寺内去。秀吉看到他的脸色，就可以想见惠琼的答复了。在秀吉回来以前，惠琼就已经从毛利阵营中回来，结果就如原先所料想的一般。最后的努力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包括毛利辉元在内，吉川与小早川二将态度依然。

如果杀了宗治，毛利家将无法自立于武门。倘若不放过宗治的性命，和议就无法进行。

带回来的是绝望的答复——这是惠琼的回答。

“无论如何，把惠琼带到这儿来，我要见一见他。”

秀吉似乎一点也不感到绝望，仍然充满了热情。

等待期间，他还对随侍在旁的生驹雅乐助和蜂须贺彦右卫门耳语了一番。

“安国寺高僧晋见。”

不久之后官兵卫前来通报。秀吉请他到撒满了阳光的书院，很悠闲地与他聊天，谈的都是往事与有关都城的传闻。谈话中秀吉突然问道：

“你是清僧，还是妻带呢？”

惠琼有点儿惊惶失措地回道：

“我是清僧。”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娶妻。

“啊呀！啊呀！这样啊！”

秀吉似乎感到十分遗憾似的，但是，随即又表示喝些祝酒也无妨。于是命令侍童拿酒壶来，在三宝中，放着昆布、胜粟、美浓的干柿等，他自己拿了一个柿子，又对惠琼说道：

“请用，请用。”

不停地殷勤招待。

“关于——”

——回到本题时，他说道：

“宗治的一命已然会影响到双方的面子问题，使议和陷入僵局。回顾天正元年播州的序战，我军考虑整体战况之后，不得已舍弃了尼子胜久与山中鹿之介所在的上月城，同时也丧失了面子。去年伯耆的马之山之战，和吉川元春对阵，后来也撤退而回——这一次，为使毛利能够继续立于武门，而将守将清水宗治赐死所带给二川（吉川与小早川）之耻，绝不会超过在前述两次作战时我方在天下所丧失的面子。这是筑前的想法，不知道贵僧以为如何？”

“你说得固然有理，不过……”

“——如果你也同意我的想法，为什么你不独自去见宗治，将事态的严重性告诉他，建议他自杀呢？——要主家要求如此忠义之人切腹自尽，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由你来转达主家的苦衷，相信宗治会明白只要自己一死，便能解救城中五千人的生命，使毛利家免于灭亡，如此他一定会很高兴地自杀的。”

秀吉说完以后，便表示自己军务繁忙离席而去。生驹雅乐助和官兵卫二人仍然留下，围住惠琼，告诉他一个秘密。

那就是把毛利方面的上原元佑写给秀吉的几封书信，展示给他看。如此一来，惠琼知道元就的女婿和织田军早已经暗度陈仓。至此惠琼终于下定决心，立即站起身来，朝高松城出发。当然，他是从蛙鼻乘船渡过浊水而去的。

承诺

四周环水的孤立之城——高松城中，将士与农民合计有五千人。

即使兵粮殆尽，他们也不愿意投降，而执意要抗战到底。

敌方的浅野、小西等军队，自远海越过山，运来大船三艘，泛舟于水上，上载炮弹射击城楼。

望楼大半已崩溃，死伤者众多。况且现在正值梅雨时期，病人不断地增加，粮食也已经发霉了，城内的惨状令人不忍卒睹。

西城郭与东城郭之间的往来，只能以舟船和木筏作为交通工具。城兵将染门的门板数百片集中在一起，做成舢板。水上作战时，载着勇士进攻敌人的大船。当时有两三只舢板沉没，但是生还的人游泳归来，依然再次进入城中指挥作战，甚至农民也不亚于士兵，都抱着必死的决心。

“如果想要逃命他乡，就及早作准备吧！要与我们共生死，真是太可怜了。”

守将清水宗治见到他们时，便如此对他们说。但是这些农民与家人听闻此言，随即放声大哭，异口同声地说道：

“我们要与大人共存亡。”

宗治平日的名望，在今天彰显了出来。

吉川与小早川的援军到达山头时，全城的士兵与老百姓远远地望到他们的旗帜，莫不如释重负。

“得救了！得救了！”

众人终日欢欣雀跃不已。但是，援军在了解敌战地势与作战的情形以后，发现实在是束手无策，众人在知道援军无法给他们真正的助益时，虽然有点儿失望，但是仍不曾舍弃战意。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赴汤蹈火与在所不辞的表情，拥有旺盛而不屈不挠的战意。

援军派遣密使将无法援救的实情传达至城中。

希望能向羽柴投降，以保住城中五千人的生命。

这封信是以元春和隆景之名发出的。宗治以下等人接信之后慨然谢恩，却不愿意遵从。

他们并不惯于投降，平日早已有此觉悟，抱着必死的决心了。

如此顽强地抵挡二十余日之后，有一天早晨——六月四日的早晨——自遥远的敌方岸边划来了一只小船，映入城兵的眼中。

小船由武士操桨，船上坐着一名和尚，正是安国寺惠琼。

惠琼见到了宗治。

“——建议你自杀。”

当然，这是最后所说的话。

“最近在两军之间，不断地进行秘密和谈，由愚衲负责折冲，数次见过羽柴方面的人……”

在此之前，惠琼一五一十地细说来龙去脉，说明碍于城中守将一命，使得两军的面子问题成为和谈暗礁，并使会谈陷入僵局的实情。

“现在你的决定才能确保毛利家的安泰，并使大多数士兵与无辜的老百姓获救……”

惠琼抱着真诚与热情侃侃而谈，加以劝说。

宗治始终默默地听着，直到惠琼把话说完了，全身大汗淋漓，低头不语时，才以平静的语气说道：

“……今天真是好日子，承蒙你来告诉我这件事。实际上，当我看到你时，我就已经知道你会对我说这些话了。”

他并没有表明答应或不答应——宗治的心，早已超脱于承诺与否的心境了。

“先前，小早川大人与吉川大人都很担心我等之性命，劝我们开城投降。但是，即使是和五千名士兵共亡于此城中，我宗治也不愿意以投降来获得生命的解救。不过，根据你所说的话，若真能保全主家的安泰，使城中的士民平安无事……我当然不会拒绝，而且会感到欣喜万分。对宗治而言，这是我最感到高兴的事。”

他加强语气说着。

惠琼的全身颤抖——与其说是因事情进行得太顺利而感到高兴，倒不如说是因为得到对方的谅解而感激得颤抖。

同时暗地里也觉得羞愧不已。自己身为和尚，常常告诉众人要超脱生死。但是，自己在面临死亡时，是否能面不改色，欣然地迎接死亡的来临呢？

“这么说来，你是答应了？”

“你不要担心。”

“要不要先和同族的人商量呢？”

“事后我再告诉他们，相信大家一定会欢欣鼓舞的。”

“真是难以启齿……不过事情非常急迫，信长的西下就在这一两天了。”

“对我而言，时间的早晚是一样的。什么时候呢？”

“今天……而且要在中午之前，这是筑前的规定。现在距离中午，不到二刻半钟了。”

“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吗？”

宗治淡然一笑，说道：

“即使是死，也希望能够充分地准备。你可以回去告诉二军，宗治绝对没有异议。而且，对于多年来照顾我的主君辉元大人，以及小早川大人、吉川大人……都代为致意。”

惠琼的小舟如箭一般驶回。他立刻前去会见秀吉，告之宗治已经答应自杀。接着，又急忙地骑马飞奔至西军的岩崎山。

吉川元春与小早川隆景都十分关心他的复命，在那儿等待着。

“谈判破裂了吗？”

隆景似乎预测谈判不利，看到惠琼时忍不住脱口而出，但是惠琼回答：

“没有。”

稍微喘了口气，又说：

“——终于露出一线曙光了。”

元春和隆景似乎感到十分意外，迫不及待地问：

“这么说来，秀吉让步了吗？”

惠琼摇摇头，表示并非如他们所想。

“其实是有一个人为了这次的和议，愿意牺牲自己，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祈求和睦。”

“哦，你说的是谁？”

“就是宗治大人。他说，应该要报答庇护微臣的主君恩德，只要他切腹，便能达成和议，又不损主家的成名，这是他理当做的事。”

“西堂，你去见过宗治了吗？”

“是的，我刚刚才见过他。他说，今生难以再见到各位，希望我能代他向辉元大人、元春大人、隆景大人致意。”

“你是因为秀吉的建议而去见他的吗？”

“当然。若没有羽柴方面的协助，根本无法乘船过去。”

“哦？那么，宗治是从你口中得知详情，才答应切腹的啰？”

“以午时为期，他会乘船在敌我双方的视线中自杀。到那时候和议就能达成，毛利家便能够得到万代的安泰。此外，城中五千人的生命也能获得解救，这是他的想法。”

“哦……”

隆景呻吟着，元春也长吁短叹不已。二人泪眼相望，在感动的波涛中不断地喘息着。

“那么，秀吉的意向如何？”

隆景再度询问。

“如果不看到城将的首级，就绝对不议和——虽然这么说，但是筑前大人听到野柢诉说宗治的心意时，非常感动，他不断地长叹着，并对左右的人说——不愧是大国毛利，拥有如此忠义家臣。清水长左卫门宗治是毛利家不二的忠臣。”

惠琼又说道：

“根据筑前大人的说法，虽是敌人，但忠臣殉死，为慰其忠魂，不能让中国的名族毛利割让全土一半的土地，因此对于割让五国的约定，他们只取三国，其他三国就当做是慰劳宗治的忠节而还给我们……他希望我将这件事告知两川，没有异议的话，在看到宗治切腹的同时，立刻就签下誓纸，达成和议。”

不久之后，两川便留下惠琼一人，到毛利辉元处去传达消息。当然，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提出异议了。